

奚啸伯与他的挚友们

● 陈 平

京剧大师奚啸伯先生是一位在唱、念、表演以及艺术理论上都有很深造诣的艺术家。他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，曾任北京市京剧四团团长，第三届河北省政协委员，石家庄地区京剧团团长。2010年12月10日，是奚啸伯先生诞辰100周年，今将奚先生与他挚友们的艺缘佳话整理成文字，以表示纪念和缅怀。

——

奚啸伯出生在北京一个清朝满族贵胄之家，姓喜塔腊氏，属满族正白旗。其祖父裕德曾为清廷大学士，后人阁作过中堂。父亲熙明，曾任清廷度支部员外郎，喜欢书法绘画和京剧。

在他出生的第二年，清王朝覆灭，奚家也随之家道中落，全家靠变卖房产维生。奚啸伯自幼聪颖好学，6岁时随父亲看过一次堂会戏，从那时起，喜欢上了京剧。他7岁入私塾，与当代大书法家启功先生在一个书房里读书，9岁入崇实小学。

从8岁起，奚啸伯就跟着唱片学戏。他从亲戚家弄到一架老留声机和一些唱片，其中有谭鑫培的《卖马》、《战太平》、《四郎探母》等。他天天跟着唱片学，没多久，所有唱片里的唱段他全学会了，而且是各流派的东西都有。因为是从留声机学得的老生，所以来有人戏称他为“留学生”。

京剧艺术家言菊朋的哥哥言森喜欢绘画，曾向奚啸伯的父亲学画，言菊朋也常随哥哥一起到奚家来。言菊朋出身蒙古正蓝旗世家，与奚家同为清室贵族。奚啸伯11岁那年，在一次聚会中表演了一段清唱，博得了在场的言菊朋的赞许。在父亲的帮助下，奚啸伯正式拜比他年长20岁的言菊朋为师，学唱京剧。

那时的言菊朋刚刚下海，还没有形成“言派”，是宗法谭鑫培老“谭”派。言菊朋非常强调基本功，每出戏都一招一式、一板一眼地教，给奚啸伯说了《击鼓骂曹》、《洪羊洞》、《奇冤报》、《失空斩》、《四郎探母》等戏。

14岁时，奚啸伯因为嗓子倒仓，便又去念书，进的是一所教会中学。他喜欢国文课，每一篇课文，不管老师要

求与否，他都背诵下来。他也喜欢历史课，能记住许多历史人物和事件。他还喜欢英文，能与英语老师作一般的对话。

16岁那年，奚啸伯的嗓音恢复，就在这一年，他的父亲去世，家境更加窘困，奚啸伯仅读到初中二年级，不得不放弃学业。经父亲的旧友介绍，他曾一度在

张学良的行营中当上士录事，终日抄写公文赖以糊口，同时也练就了一笔好小楷。

那时，奚啸伯家住在北京安定门二条。每日清晨，到安定门外护城河边喊嗓子，边走边喊。冬天，赶上大雪，他就带上一把条帚。出了城就边扫边走，边走边喊，一直走出13个城门垛子。然后再扫着雪往回走。如此，5年如一日。

后来，奚啸伯红了，挂了头牌。在北京就流传起来一个说法：“奚啸伯能不红吗？安定门外往东13个城门垛子下面的每一块砖，都被他喊得凹进去一块。”由此说明，他用功极苦。

这期间奚啸伯熟读史书，练习书法。除了向言菊朋学戏、研究音韵外，他还向吕正一、王荣山等京剧名票学戏，还经常向人称“红豆馆主”的名票浦桐求教，并时常去票房与友人切磋京剧，偶尔也粉墨登场。

19岁这年，他在天津春和戏院演出，一鸣惊人。不料，这事竟引来了一场族议风波。

奚啸伯家与庆王府是近支。庆王府九叔的配室是陪伴慈禧太后的四格格，有一张剧装照，慈禧扮观音，李莲英扮韦陀，扮龙女的是四格格，奚啸伯称她为“九婶”。那个年代，社会上视戏子为贱业，被人们看成是下九流。奚



▲奚啸伯(1910—1977)



▲奚啸伯(前左三)与尚小云(前左二)演出《御碑亭》后合影
啸伯的九婶四格格听说他真的要当戏子,认为是大逆不道,非要进行族议不可。

这时奚啸伯正在天津春和戏院与坤伶陶默厂(音“庵”,下同)合作演出。待天津一期演出回到北京时,他母亲正为“族议”的事担心。

奚啸伯气愤地说:“现在都民国啦,还施展封建家族的权威。别怕,我等她们‘族议’。我倒要问问,我唱戏你们管,我们家穷得吃不上饭的时候,你们管吗?唱戏是靠劳动挣钱吃饭,有什么不对?”结果四格格也未能发动族议,这场风波也没能形成。

就在1929年,奚啸伯在天津毅然由票友而“下海”,正式开始了他的演戏生涯。从此,也改变了奚啸伯一生的命运。

奚啸伯在天津唱红之后,各报刊的评论也在北京产生了影响。于是他与陶默厂继续合作,在北京的吉祥戏院、开明戏院每星期各演两场,把所学的几十出戏都一一演唱,以便增长舞台经验。他越唱越红,自己的行头也逐渐添置齐全了。

在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,他多在天津搭班演唱。第一个就搭了尚和玉的班,第二个搭的是杨小楼的班,再后来搭了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的班。

在尚和玉班社期间,奚啸伯唱三牌老生,陶默厂挂二牌旦角。陶默厂常常在尚老板大轴前边唱一出压轴,奚啸伯唱一出倒第三,多是唱《捉放曹》、《上天台》、《击鼓骂曹》等,有时与陶默厂合唱《武家坡》、《四郎探母》等。

奚啸伯在尚和玉班唱了不到一年,转而又搭进了杨小楼的班。能有机会搭入杨小楼的班社,他备感荣幸。他常常下戏后就等着看杨老板的戏,学杨的器宇,学杨的声韵,学杨的做戏逼真。他从杨小楼身上学到了不少东

西。他聪明超凡,模仿力极强,有的杨派剧目他能模仿得惟妙惟肖,俨然杨小楼一般。

无论搭谁的班,奚啸伯从不放过一切学习机会,他很注重看戏,看戏就是学习。尚和玉的磅礴气势,杨小楼的挺拔神威,都深深地吸引着他,影响着他。

二

爱好京剧的人们大多都知道京剧“四大名旦”,他们是梅兰芳、尚小云、程砚秋、荀慧生。当时,不管是唱什么行当的演员,只要搭上了“四大名旦”的班,就会一登龙门,身价倍增。

1932年,尚小云到天津春和戏院演出,他的老生演员因故未到,经奚的艺友芙蓉草(赵桐珊)推荐,奚啸伯补空临时与尚小云合演《二进宫》、《桑园会》等戏。刚开始时他心里总是忐忑不安,唯恐自己技艺不精,所以对每出戏的每段唱乃至每一个小节骨眼儿,都要在上台之前细细琢磨,凡自觉不瓷实的地方,就去请教师友,务求达到纯熟为止。

在尚小云的班社时奚啸伯挂二牌老生,与尚小云配合得非常默契,给尚小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。

尚小云先生对艺术十分严格,对刚下海不久的奚啸伯也以诚相待,见他有哪些唱、念不合适的地方,下戏后就毫不保留地指出来,奚啸伯对尚小云的诚意帮助深表感激。这次临时合作的成功,成为尚小云约奚啸伯合作的良好开端,后来奚啸伯与尚小云多次合演,并曾旅演于山东济南、青岛以及南京等各大城市,奚啸伯的名气也随之越来越大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尚长荣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:“奚啸伯先生跟先父尚小云先生,老哥儿俩特别要好,还特别有缘。我记得有一次,我父亲从南京演出完之后,坐江轮到武汉。上船之后,正遇见石家庄专区京剧团,有一个演员看见我父亲,说您在船上,我们奚

▼奚啸伯与尚小云交谈



奚伯先生也在船上，噢，这就热闹了四大名旦（之一）、四大须生（之一）在长江的轮船上就碰面了。老哥儿俩一见面就聊个没完。石家庄专区京剧团也多次到西安去演出，我有幸在西安看了他们的全部《失空斩》，看了奚延宏大哥的《将相和》，还看了奚啸伯先生新排的名剧《满江红》，奚啸伯先生演岳飞，奚延宏大哥演牛皋。有一天，白天戏，我到后台去看他，在化妆室，那时候没有暖气，条件很差，有一个煤炉子，很旺，烤了两个包子，烤完包子，抹彩之前，他说：长荣，我不让你了，我先点补点补。我一看，这么大的角，就吃俩烤包子，所以，他舞台艺术那么精湛，生活当中却非常之随便。现在想起来呀，真是一举一动都是对我们后人的一个激励。”

尚长荣在奚啸伯诞辰90周年纪念活动时，曾满怀激动地说：“奚啸伯先生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，像青松一样指引着我们青年演员从艺和奋斗的方向。我愿意以明朝大臣于谦的一首《石灰吟》，用京剧旋律的[二黄]唱段，用这首诗献给敬爱的奚啸伯先生。”

千击万凿出深山，
烈火焚烧若等闲。
粉身碎骨浑不怕，
要留清白在人间。

三

梅兰芳先生是人民所熟知的艺术大师，在国内外梅兰芳被誉为美的化身。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中国戏曲表演艺术，是世界三大表演体系之一。

奚啸伯是一位票友下海，却成为中国京剧“四大须生”之一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。

人们也许不知，奚啸伯之所以成名，离不开梅兰芳先生的提携。

1935年，奚啸伯应南京明星戏院之邀，试挂头牌去演唱。演出异常圆满，上座极佳。恰在此时，梅兰芳也到了南京，在福利戏院唱一星期的义务戏。梅兰芳偌大名气，谁敢与之对台相比？于是明星戏院经理就建议奚啸伯停演7天，以免与梅对台，上座不佳，营业亏累。

奚啸伯却表示不必停演。他向经理申述，“如因上座



▲梅兰芳与奚啸伯合演《宝莲灯》

不好而造成了经济损失，情愿不要包银，多唱数日予以补之。”结果照常演出的一星期，竟然上座如常，并无所减。

奚啸伯此举，引起了梅兰芳的注意。梅的管事姚玉芙向他提问说：“梅先生，您对奚啸伯还有印象吗？”梅先生反问：“就是正在明星戏院演出的那位吧？”姚玉芙提醒说：“您该认识他的。”“噢！”梅先生恍然大悟地说，“我想起来啦！上次咱来南京，唱《红鬃烈马》时，老生闹肚子上了场，就是请这位票友下海的奚啸伯帮咱救的场。”

姚玉芙说：“记得您对他印象不错。”

梅先生接着说：“是啊，嘴里功夫挺好，唱腔有点独特。”

姚玉芙进一步提醒说：“当时您还说，这人要是路子正，日后能成事。”

梅先生点点头，若有所思地说：“不过只是一面之交，初步印象而已。你再去看看他的戏，如果行，咱再找他谈，看他愿不愿意加入咱们承华社。”

梅差姚玉芙到明星戏院看奚之戏，姚看后对奚极为满意，向梅回报，梅即约见奚。

奚啸伯除了上次救场傍梅先生演了一场戏而外，私下里还未曾有过接触。真没想到，他多年仰慕的梅兰芳大师，竟然如此平易近人，很客气地跟他说“公事”。言定奚跟他挂二牌老生，一场戏给他大洋300块，问他同意不同意。奚心里想，莫说给我这么多钱，就是不给钱我也愿意。这是求之不得的大好机缘。于是，满口答应。

1935年，奚啸伯正式加入梅兰芳剧团，成为他演艺生涯中的重要转折。此后的两年间，奚啸伯一直陪梅兰芳唱二牌老生，旅演于上海、宁波、天津、武汉、长沙、南京、香港等地。经常上演的剧目有《四郎探母》、《红鬃烈马》、《审头刺汤》、《三娘教子》、《法门寺》、《宝莲灯》、《打渔杀家》、《龙凤呈祥》、《汾河湾》等。

奚啸伯对梅兰芳先生对待艺术严肃认真，对后辈启发诱导、奖掖提携的作风，非常敬佩。

有一次演出《宝莲灯》，事先对戏时，对至沉香回答王桂英、秋儿回答刘彦昌各皆承认秦官保“是孩儿打死的”之后，奚啸伯念“好汉做事好汉当，岂肯连累爹娘”；梅兰芳念的是“好汉做事好汉当，休要连累爹娘”。一念

“岂肯”，一念“休要”，不一样了。

梅兰芳即让停下来商量。奚啸伯以为自己是傍角的，特别是梅先生这样的大角儿，理应尊重梅的路子。然而梅兰芳却说：“别，别，咱们研究研究。”经过一番比较，体味，梅先生认为“岂肯”比“休要”好，更符合剧中人物的心情，便决定按奚啸伯的念。

这件事对奚啸伯震动很大,对梅先生这样大名气的艺术家,竟能如此实事求是、择善而行的谦虚态度十分钦佩。

梅兰芳对奚啸伯十分坦诚，他告诉奚啸伯怎样对待演戏，怎样对观众负责。梅先生不管演什么戏，只要是第二天晚上唱，今天散了夜戏，就必须认真地一招一式地对戏。即使是精神怎样不好，体力怎样疲倦，都从不懈怠。

梅兰芳还告诉奚啸伯，应该怎样细腻地去做戏。梅在给奚说《打渔杀家》时告诉奚，萧恩撒网打鱼，一拉二拉三拉，把网拉上来，起“崩登仓”、“撕边”之后，在“凤点头”中要和桂英一递眼光，来表现父女怅然无奈的心情。

梅兰芳还告诉奚啸伯应该怎样向各方面人士学习。他说：“虽然你工学老生，但无论是武生、花脸、青衣、老旦、小生各行的名演员身上都有自己可借鉴的地方。还要向票界朋友学习，他们有学问，知识渊博，见闻广阔，可学之处很多。”

奚啸伯除与梅兰芳常常对戏外，特别愿与梅先生聊天。梅兰芳年长奚啸伯16岁，很喜欢他，除了艺术上给予他许多指点外，在为人处世上还不断开导他。常对奚说，同行之间总会各有所长，要以己之短比人之长，会有好处。

起初奚啸伯还不大理解，后来他懂了，就是首先想到自己的短处，再与别人的长处相比。拿自己来说，票友出身，缺少幼功。这样与马（连良）、谭（富英）相比，自然

▼梅兰芳、奚啸伯演出的戏报。



而然就看到了马、谭的许多长处，也就有了努力的目标，再听别人议论自己的短处也就认真对待；反之，若以自己之长比人之短，就会盲目自满，不求上进。

当年的《立言画刊》、《戏世界》等多家报刊经常报道“梅、奚合作”，说奚啸伯“入承华社声誉鹊起”；“昔日曾佐梅大王，今日梨园姓名扬”；“京朝派须生享誉之速，首数奚啸伯”。

梅兰芳还告诉奚啸伯一副戏曲对联，上联是：“看我非我，我看我，我也非我”；下联是：“装谁像谁，谁装谁，谁就像谁”。

奚啸伯听后，连声叫绝，从中颇受启发。由此他想到，作为一名演员，如果不能广采博取，就难以达到演谁像谁。

那个年代，“挂头牌”是演员的最高理想。在梅兰芳的指点下，已跨入名角行列的奚啸伯，又拜李洪春为师。就在奚啸伯27岁那年，他自己组织的班社“忠信社”正式亮相。

当年与奚啸伯合作过的著名演员有萧长华、于连泉(筱翠花)、赵桐珊(芙蓉草)、俞振飞、李洪春、李多奎、侯玉兰以及裘盛戎、高盛麟、叶盛兰、张君秋、王金璐、言慧珠、李玉茹、陈丽芳等。

在与众多名家的合作中，奚啸伯勤于思考，善于总结，确立了表演以刻画人物见长，唱腔以曲折深沉取胜。自此，奚啸伯那清新雅致、声若洞箫的演唱，气质文静、感情深沉的表演，引起了广大观众的极大兴趣和喜爱。

在名角如云的30年代末、40年代初期，梨园界就有了“马跳谭（潭）奚（溪）”之说。把奚啸伯与马连良、谭富英并列。40年代中期杨宝森的杨派崛起，形成了马、谭、奚、杨各具艺术特色的京剧老生流派，被人们美誉为中国京剧“四大须生”。

四大须生，各具特色。马连良是潇洒，谭富英是开

朗，杨宝森是深沉，而奚啸伯可用“清秀”来概括。当时有评论称“奚啸伯吐字是清而不浊，行腔是新而不俗，戏路是大而不伏，作风是劲而不火，集诸子百家大成，而树一帜”。

奚啸伯的艺术风格，被后人们誉为“清新雅致，委婉细腻”，人们都用“桂林山水”和“洞箫之美”来赞美奚啸伯的艺术。

1949年11月，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，奚啸伯就受梅兰芳的邀请再次到上海演出。演出后，梅兰芳满意而亲切对奚啸伯说：“我们一晃多年不同台了，我感觉你在艺术上更加

成熟了，在台上的表演似乎忘记了是在演戏，简直是在演剧中的自己，使我们都置身于剧中人物的生活之中了。”

这段话，可以想见，奚啸伯与梅兰芳的合作该是多么的精彩呀。

奚啸伯在自传中曾这样写道：“跟随梅先生那一时期，不但在艺术上得了不少教益，即使在个人修养上也得到了很宝贵的启示。总之，和梅先生在一起是很幸福的。”

四

奚啸伯是一位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的京剧大师，他知识渊博、多才多艺，在历史、文学、书法诸方面都有很高的修养。他一生虚心好学，不仅结识了一批戏曲界的朋友，还结识了许多文化界、学术界的朋友，和许多教授、画家、作家、历史学家结成好友。中国写意画之代宗师李苦禅，就是奚啸伯的挚友。

李苦禅是山东高唐人，1922年考入国立北京美术学校西画系，1923年拜齐白石为师，为齐门第一位弟子。1930年他在杭州艺专任国画教授时，以写意思想与笔墨整理成习作与创作，将西方雕刻、绘画方法、精神融入国画教学。

苦禅大师除绘画之外，最大的嗜好就是唱京剧。他率先将京剧作为“传统美学与文化艺术之综合”引进美术教学之中，并亲自粉墨登台，现身说法。

他常说：京剧和他的艺术生涯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时，凡听过他课的人都知道他的课是“有文有武”，时常以戏喻画，来印证写意的道理。他一边示范笔法，一边讲戏，顺便站个“子午相”，拉个“云手”，或来个“走边”，甚至口中还带上“锣鼓点儿”，生动活泼，深入浅出，颇受欢迎。

苦禅大师对传统戏曲如此酷爱，历久弥深，是因为他深切地感到：“京戏是写意的戏，是传统的综合艺术，是很高度的艺术，要画好中国画一定要真知京戏。”他将爱国精神、国学智慧和国剧神韵融入到大写意绘画之中，成就了一代国画宗师的风范。

奚啸伯的师傅、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洪春先生与李苦禅交谊甚深，曾回忆道：“他迷画也迷戏，最迷的是武生，是尚和玉先生的弟子。他攻画之余，每天练功，他



▲奚啸伯(饰秋胡)与侯玉兰(饰罗敷)演出《桑园会》

练厚底，练把子，一招一式都是尚派的风范。尚先生给他说过《铁笼山》、《艳阳楼》、《挑滑车》、《恶虎村》等，《四平山》说了半截，后来让我给他补上了后半截。其中不少戏，他都彩排过。直到晚年，他的功也舍不得放下，70多岁了，还在家里练走功，打飞脚，上他家去或是他上我家来，聊画不多聊戏多。甭管说什么，他也把话题拐到戏上来。他常说‘戏、画一理’。对京剧他不光是兴趣爱好，他从戏里琢磨作画的道理，让两门艺术互相启发，吸收，他成为国画界一代宗匠，跟他的戏剧修养有着很大的关系。”

上世纪60年代，奚啸伯总是在假期由石家庄回到北京小住，并经常与文化艺术界的好友聚会，谈天说戏。

奚啸伯先生的弟子欧阳中石，好友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、京剧研究家张守常先生，与苦禅大师都是山东老乡。一次，几个人在李苦禅先生的画斋小聚，苦老为奚啸伯先生作画，题上款时，奚先生说：“称呼我‘侄’吧。”

因为奚的师父李洪春先生与苦老是称兄道弟的好朋友，奚啸伯当自居晚辈，苦老自然也未照他说的写，但可看出奚先生对苦老同时也是对李洪春的尊敬。

1979年，当苦禅大师听说老友奚啸伯先他而去，不禁悲愤满怀，难以执笔，只能口述，令李燕代笔致函石家庄奚啸伯先生追悼会办事处：“惊悉奚先生噩耗，不胜悲愤之至！知先生之追悼大会将于十三日在石家庄举行，我们不能前往参加。谨至唁函以表达深切痛悼之意。奚公安息吧！李苦禅、李燕一九七九年九月九日于首都。”字里行间，充溢着哀悼故人的殷殷深情。

2009年4月26日，由全国政协书画室、中国文联等单位主办的“纪念李苦禅宗师诞辰110周年京昆专场”在中国戏曲学院剧场演出。奚啸伯先生的弟子、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王铁成先生参加了主持。奚啸伯之孙，上海京剧院著名武生、一级演员奚中路，特意从上海赶来，带着爷爷奚啸伯与苦禅大师三辈人的深情厚意，主演了苦禅大师最喜爱的剧目之一《铁笼山》。

演出结束后，著名画家李燕触景生情，激动地说：“今天的演出非常有意义，它使我想起父亲每天练习起霸、走边的身影。老人在天有灵，他会高兴得流泪的。”

责任编辑 谢凤英